

人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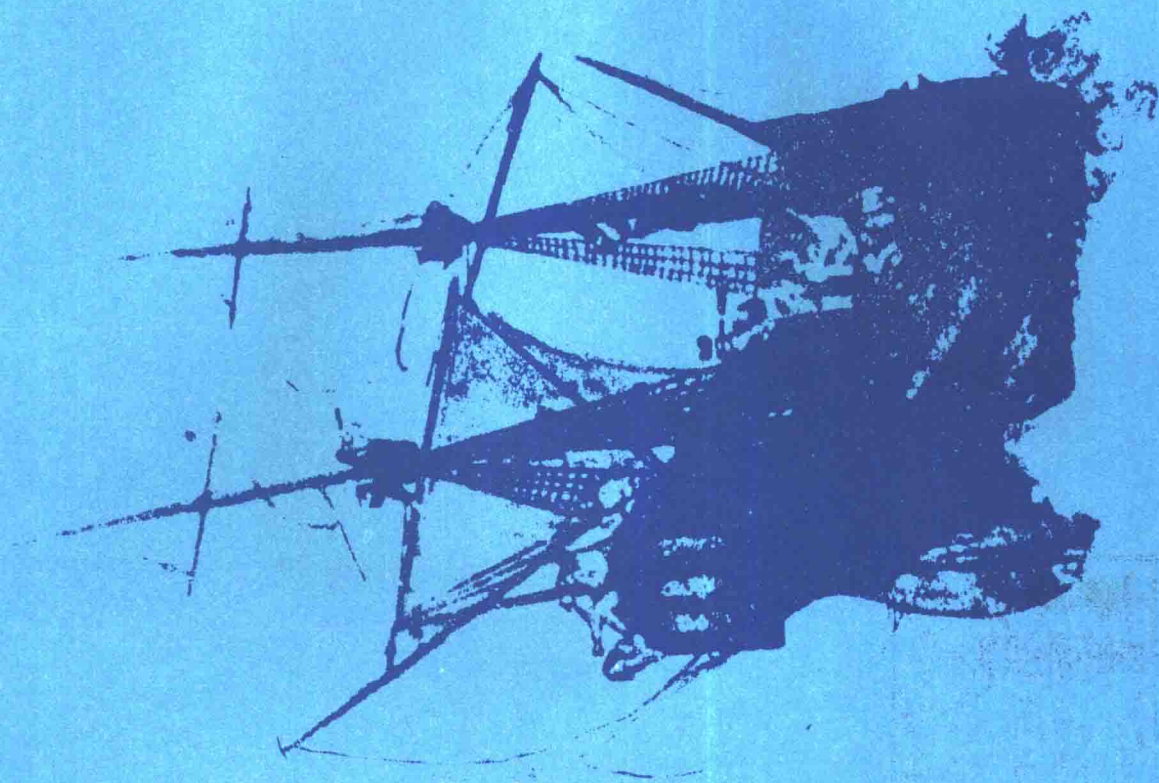
中国的 社会主义 新人



ZHONGGUODEYOUTAIREN

〔法〕荣振华 〔澳〕莱斯利著 耿昇译

中国的犹太人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05号

JUIFS DE CHINE

A TRAVERS LA CORRESPONDANCE
INEDITE DES JESUITES DU DIX
HUITIEME X SIECLE
JOSEPH DEHERGNE, S. J.
DONALD DANIEL LEISLIE
PARIS ET ROME 1984

中国的犹太人

[法]荣振华[澳莱]斯利 著

耿 昇 译

责任编辑 耿相新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 新乡市 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 印张 174 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348-0522-7/K·133 定价 5.50 元

译 者 的 话

中国历史上的犹太人是一个不大为人所知，但又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史乘中，对这一民族的记载虽然并不太详细，但毕竟还可以找到一鳞半爪的资料。本世纪以来，在敦煌和新疆的丹丹乌里克发现了有关中国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卷子。自元代以来，先后在汉文载籍中出现了“术忽”、“主吾”、“主鹤”，“朱乎得”（以上均为希伯来文Yehudi和阿拉伯文Djuhud的对音，意为“犹太人”或“犹太教徒”）和“珠赫”（希伯来文Judah的对音，意为“犹太国人”）等。《经世大典·马政篇》中的“斡脱”也可能是指中国犹太人。

犹太人从什么时代进入中国？根据开封犹太教汉文碑记载，分别有“周代”说（清康熙碑中有“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汉代”说（正德碑中有“教自汉时入居中国”）等。此外还有“唐代”说和“宋代”说等。但无论如何，他们进入中国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与中华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中国犹太人也与全世界的犹太人一样信仰犹太教，他们自称“挑筋教”徒、“一赐乐业”（Israel的对音，今译“以色列”）教徒和“蓝帽回回”等。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外一体”的政策下，他们的宗教受到了尊重，在处境孤立的情况下仍延续很长的时代。

中国犹太人是自波斯（西域）和印度（天竺）等地辗转到达中国的。在中国的丹丹乌里克、敦煌、杭州、宁波、宁夏、北京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但到了17~18世纪之后，唯有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府的犹太人仍为一个比较强大的民族集团。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主要是通过开封犹太人而研究中国犹太人的。

犹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素以善于理财和经商而享有盛名。他们之中有不少是世界名人，如海涅、斯宾诺莎、爱因斯坦等。就连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属犹太人血统。这个民族的历史非常复杂，与历史上的不少重大事件有关。中国的犹太人已基本被汉族同化或成了伊斯兰教徒。近代以来，陈垣、张星烺、潘光旦、江文汉诸先生都曾对中国的这一民族集团进行过研究，国外学者研究这一课题的著作不断零散地问世。但也毋庸忌言，我国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尚很薄弱，需要大力加强。所以我们才决定翻译本书，给诸家学者提供一些研究素材。

自从利玛窦于1605年在北京会见赴京赶考进士的举子艾田之后，入华耶稣会士们就非常注意搜集中国犹太人，尤其是开封犹太人的资料。国外（尤其是法国）的宗教界和学术界也都非常关心这一问题，称这一发现为“中国民族学上的一大奇迹”。他们不断向在华耶稣会士们提出有关中国这一民族的问题，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以进行实地调查。在华的耶稣会士们，尤其是骆保禄、孟正气、宋君荣、何大化等都于18世纪作了大量调查。他们把这些调查结果都寄出国外，尤其是寄往法国。这批书简后来就成了研究中国犹太人的宝贵资料。除了在18世纪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发表了一些之外，尽管国外学者都曾引用过，但它们一直未公开刊布，而能运用原档案的人又有限。所以法国耶稣会士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S. J）在莱斯利（Donald Daniel

Lcslie)博士的合作下,首次刊布了这批书简。从而才使我们得以利用其中有关中国开封犹太人的丰富资料。

本书不是一部论著,而是一部资料集,但作者也作了一定的考证和诠释。书名为:《中国的犹太人》,副标题为《未刊布的十八世纪的耶稣会士书简》。这批耶稣会士书简是在华耶稣会士们实地调查的结果,其中涉及到了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宗教信仰、经书、风俗习惯等问题,录下了他们礼拜寺中的一些碑题,绘制了该礼拜寺的内外景及其它图案。这些资料是相当珍贵的,有许多是绝无仅有的记载。当然,这些传教士们所关心的主要是中国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礼拜仪式、经书内容、对上帝的崇拜等方面,其它方面则稍差一些;或者说由于当时的形势、传教士们的能力和职业关系,他们也只能如此了。此外,他们当时致力于对开封犹太人《圣经》的研究是为了寻找未被编纂者们篡改过的最古本的《圣经》。由于全部内容是由不同的耶稣会士向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于不同的背景下作的口头调查,所以其中有不少记载是互相矛盾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再加上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成见,又故意作了一些歪曲。大家在运用这批资料时应作科学的分析。

本书最早于1980年在巴黎和罗马出版了第1版。1984年又出了第2版(本译文即据此版本译出),作为意大利《耶稣会士史研究所丛书》第41卷刊行。书中由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著名的中国学家谢和耐作序。出版后获法国科学院的泰鲁安奖(Prix Thérouanne)。

本书的编辑出版者主要是巴黎耶稣会档案员、巴黎大学史学博士、耶稣会士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先生。荣振华先生于1903年诞生于法国旺代(Vendée)。1936年作为耶稣会士而

从马赛乘船出发赴上海。他首先用了两年的时间在上海学习汉语，后又赴安庆。他于1939年在上海的徐家汇出版了他赴华之前就已基本完成的《1793年的旺代人》一书。1938年，他在徐家汇的神学院中向未来的牧师们讲授布教史。1939年在徐家汇耶稣会士住院著书。1940~1946年间，在上海震旦大学教法文和通史。在1947~1950年间，始终在震旦大学任法文教授、作家、图书管理员和《复旦大学学报》的发行人。1951年返回法国，先于尚蒂伊哲学院任图书馆馆员。从1953年起，任法国耶稣会档案员。1963年在巴黎高等实验学院学习历史，1965年于巴黎大学通过了其博士论文：《贝尔坦的两名中国人和中法技术合作的开端》。1970年，与勒内·希蒙夫人合作出版了宋君荣的《1722~1759年北京书简集》。他有关中国天主教历史的著作颇多，如1980年在《耶稣会历史档案》第49卷中发表的《明代在华耶稣会士们的年度报告》，于1953~1976年在《耶稣会历史档案》中发表的从北京、满州、蒙古直到江南诸省的传教区历史，1964年于《华裔学志》第23卷中发表的《贝尔坦的两名中国人和中国于十八世纪对法国文学的影响》，1961年在《华裔学志》第20卷中发表的《1777~1778年北京法国会士住院中的财产》，1957年于《华裔学志》第16卷中发表的《中国明代的基督教》，1974年于《巴黎耶稣会档案》中发表的《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中国的传教区名录》，1971年于《传教新杂志》第27卷中发表的《近代两个世纪以来的江南传教史》，1976年于《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中发表的《裴化行及其有关远东的著作》，1984年在《宗教科学研究》杂志中发表的《利玛窦〈交友论〉的史料来源》，在1973年于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紧急出版〈耶稣会士书简集〉中有关中国书简考证本》的呼吁(1977年出版)，1983年在《中西交流

和利玛窦》一书中发表的《利玛窦对法国耶稣会士的呼吁》等。此外，他还编辑出版了1974、1977和1980年的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有关1983年会议的第4集即将出版。他于第1集中发表了《耶稣会士中的道教史学家》，于第2集中发表了《北京耶稣会士们有关1700年11月为康熙举行的祭祖活动的记述》，于第3集中发表了《汉文中“上帝”的名字》等。近代欧洲出版的各种《百科全书》中有关中国天主教的条目大都由他撰写。他的主要著作是1973年作为《耶稣会历史研究所丛书》第37卷而于巴黎和罗马出版的《1552~1800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该书的中译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他目前不顾82岁高龄而正在编写《1842~1900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与荣振华合作的莱斯利是澳大利亚堪培拉高级教育学院的教授、巴黎大学的博士。他也是著名的中国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孔夫子的文选》（与比阿利克合作），1960年耶路撒冷版，于1973年获得契尔尼科夫斯基奖；《孔夫子》，巴黎1962年版；《中国地方杂志目录》，堪培拉1967年版；《中国犹太人的遗存》，载《通报》专刊号第10卷，莱敦1972年版；《中国史料分析》，堪培拉1973年版；《孔夫子的生平、思想和典范行为》，1973年米兰版；为帕拉迪伊的《有关伊斯兰教的中国文献》作的序，1977年堪培拉版；《唐朝至1800年的中国伊斯兰教史》（正在付印中）。

当我们获悉法国出版了此书之后，很想把它介绍给中国学术界，但苦于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未收藏此书。当荣振华先生得知我们的心愿之后，热情地寄来了书，在翻译过程中又从多方面帮助我们，并盛情地写了一篇短序。当谢和耐教授于1985年4月间来华访问时，得悉我们有意翻译此书，回国后也寄来了此书。对于

法国朋友这种学术合作的精神，我们深表感谢。我们也希望本书能对促进中法学者之间的友谊和学术合作作出贡献。

原书中有关宋君荣的书简收辑不全，我们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又根据1970年的《北京书简集》作了补充。有关利玛窦与中国犹太人的关系，又根据1978年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作了补阙。对于书简中的希伯来文，为了排字方便，都一律用拉丁字母作了转写。

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盛情地指导我们翻译此书，并作了精心校订，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此表示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昇1985年国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中译本序

大家即将读到其中译本的这部著作包括有18世纪关心开封犹太人的在华耶稣会士们的书简。事实上，由于中国犹太人历史的著名专家、澳大利亚的莱斯利教授的友谊和中国翻译家耿昇先生的致力工作，这部著作才得以在中国翻译出版。于此谨对他们二人表示感谢。在25年前，莱斯利教授获悉于巴黎耶稣会士档案馆（我刚刚在1953年被任命为该馆档案员）收藏有我们的传教士们的这些书简后，便前来查阅。在他的那部叫作《中国犹太人的遗存》的大作取得成功之后，他再次前来查阅这批书简。他当时对我说：“必须发表这些书简。”由于他一再坚持，我最后终于答应他说：“本人同意，但条件是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合作发表这些书简。”因为本人对于犹太人的传说和耶稣会士们所使用的希伯莱文术语非常陌生。所以，本书才于1980年在罗马和巴黎初版，于1984年又出了第二版，并增加了有关当时中国耶稣会士住院的一幅地图。当时传教士们的希望（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是获得他们自认为是最古老的《圣经》文本。这一切可能会使中国读者们非常感兴趣。

巴黎大学博士、耶稣会士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1985年7月17日于法国尚蒂伊

序 言

当中国耶稣会传教区的创始人利玛窦(Mattéo Ricci)于1650年的某一天在北京受到一名叫艾田的开封犹太人的拜访时,中国犹太人的存在才首次被一名欧洲人所知。利玛窦神父的这一新发现以及他于1608年获得的某些补充资料在长时间内受到了重视,当时没有掌握更多的有关开封犹太人的资料。明末出现了的动乱: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人为地水淹开封,据说有三十多万人死于这一灾难;满族人征服的暴行和以及由此而在各地产生的衰败等,所有这一切无疑可以解释在华的基督教徒们于17世纪中叶未能从事任何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原因。但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要等到利玛窦与艾田会晤的一个多世纪之后才掌握了比较确切和丰富的资料。事实上,仅仅是在1704年和1725年之间,才详细描述了自水灾之后又重建的开封犹太教堂、犹太教的经书、他们于中国定居的悠久历史、他们的仪礼和风俗习惯等。这些新颖的和如此珍贵的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那么,我们对于中国犹太人就几乎是一无所知了)归功于耶稣会士们,本书就是刊布了他们的书简:皮埃蒙特人骆保禄(Jean—Paul Gozani, 1659—1732年)和波尔多人孟正气(Jean—Domenge, 1666~1735年)。为什么会拖延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当时在河南没有能够胜任从事调查的传教士,还是因为耶稣会士神父和欧洲的学者们直到那时都对此缺乏兴趣呢?事实上是在1700年左右出现了追求新奇物思想

复兴的，中国的仪礼之争似乎不会与此毫无关系。向骆保禄提出的问题以及其书简的内容完全可以充分证明这一切：开封的犹太人如何翻译上帝的名字？他们是否祭祖和崇拜孔夫子以及与他们有关的著名人物呢？如果确实是这样并证明中国的犹太人仍忠于其先祖们的一神论的话，那末这些是否会形成支持耶稣会迁就中国传统的一大论据呢？此外，传教士们奉命证实“有人所说的《圣经》中关于欧洲或亚洲犹太人都已堕落的段落”。正如宋君荣(Antoine Gaubil)神父于1725年还曾自北京写到的那样，他非常遗憾地表示不能亲自前往重新核实这一切，因为1724年的大规模废教禁止了所有传教士前往中国各省。当孟正气（他与骆保禄相比则是更为优秀的希伯来语学家）对开封犹太人所拥有的《圣经》研究之后，那种企图发现被归咎于犹太人的篡改之前的《圣经》之希望就破灭了，中国开封犹太人的《圣经》与阿姆斯特丹藏本没有任何区别。相反，这一以色列人的团体（直到18世纪初叶，它仍是中国唯一一个非常活跃的以色列人集团）的例证清楚地证明在华耶稣会士们采纳的妥协和折衷的态度、一个人同时既可以是虔诚的基督徒，又可以迁就中国人祖传的风俗习惯。早在利玛窦神父尚未认为文人们的学说与福音书的教诲没有任何对立，甚至还可能应强调它们的相似性之前，开封犹太教礼拜寺内的碑文（有四篇，分别为1489、1512、1663和1679年）就强调了犹太人和汉人观念的相似性。当中国的犹太人未使用音译经文之办法时，曾向汉文经典著作借鉴了一些术语时以便使他们用来指《圣经》中的上帝，特别是“天”字，它形成了在耶稣会士和反对他们的人之间长期争论的目标。中国的犹太人和汉人一样，他们也以供品崇拜祖宗并表示尊重皇权。所以，当一个外来集团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并承认皇帝们的君权时，也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

和活动。因此,当骆保禄搜集第一批资料时,耶稣会士神父们似乎尚未放弃使其诽谤者相信他们的态度是有坚固基础的全部希望。但在数年之后,情况就不再一样了。孟正气从1721年起仅仅回答有关中国犹太人《圣经》的问题。

我们很赞赏这两名传教士在回答欧洲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时所表现出的热忱、细心和具体的作法。如果说对于作为这些问题起源的知识并非漠不关心(但什么时候关心过呢?),那末调查本身则是本着尊重科学的准确性之态度进行的,从而才在今天博得了我们的赞赏。

尽管由17和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神父们寄往欧洲的这些书简组成的直接资料具有很大价值,但这些书简大部分尚未刊布,它们都富有关于当时中国犹太人的其价值不可估量的资料。这些资料是研究早期耶稣会传教区的史学家们必不可缺的,它们比第二手的著作更为确切和可靠,而后者则又常常是不自觉地受到了前者的启发。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巴黎的耶稣会士档案保管员,尊敬的荣振华(Joseph Dehergne)神父(我们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其它许多精辟的著作)与一位专长中国犹太人史研究的最优秀的史学家合作,于此为我们提供了骆保禄和孟正气神父的书简及略图,作者们还在本书的前面写了一篇必不可缺的历史导论。这是一部精辟的著作,是唐纳德·D·莱斯利(Donald D·Leslie)于1972年发表的综述性论著的有益补充,根据中国和西方史料而汇编了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犹太人历史的全部资料。

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

院士谢和耐识(Jacques Gernet)

目 录

译者的话

中译本序

序言

第一章 导论	(1)
一、告读者	(1)
二、参考书目	(2)
三、中国犹太人简史	(6)
四、开封的犹太人团体	(9)
五、17~1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和中国犹太人	(15)
第二章 文献	(34)
一、骆保禄的书简手稿 (1704~1712年)	(34)
1. 骆保禄1704年书简的导言	(34)
2. 骆保禄的第一封书简	(43)
3. 骆保禄的第二封书简	(47)
4. 骆保禄有关上帝汉文名称的解说	(49)
5. 骆保禄的第三封书简	(56)
6. 骆保禄的第四封书简	(59)
7. 骆保禄的第五封书简	(60)
8. 骆保禄的第六封书简	(65)

9. 骆保禄的第七封书简.....	(82)
二、孟正气的手稿.....	(99)
1. 孟正气的第一封书简.....	(102)
2. 孟正气的第一封书简(乙).....	(117)
3. 孟正气的第二封书简.....	(119)
4. 孟正气的第二封书简(附).....	(126)
5. 孟正气的第三封书简.....	(128)
6. 孟正气的第四封书简.....	(130)
7. 孟正气的第五封书简.....	(131)
8. 孟正气的第六封书简.....	(132)
9. 孟正气的第七封书简.....	(132)
10. 孟正气的第八封书简.....	(138)
11. 孟正气的第九封书简.....	(142)
12. 孟正气的第十封书简.....	(150)
13. 孟正气的第十一封书简.....	(155)
三、玛利竊神父的手稿.....	(157)
1. 有关利玛竊和中国犹太人关系的书目.....	(157)
2. 利玛竊神父会见中国犹太人(1605年).....	(158)
四、宋君荣神父有关中国犹太人的书简.....	(164)
1. 宋君荣有关中国开封犹太人的主要书简目录.....	(164)
2. 宋君荣1723年8月18日致杜赫德神父的书简.....	(166)
3. 宋君荣1725年9月4日致杜赫德神父的书简.....	(176)
4. 宋君荣有关“细罗”问题的一条未标明时间的笔 记.....	(184)
5. 宋君荣1725年11月12日致苏熙业神父的书简.....	(185)
6. 宋君荣对北京住院描述的节录, 北京的一卷	

犹太《圣经》	(188)
7. 宋君荣1749年11月8日致梅兰先生的书简	(189)
8. 宋君荣1725年10月25日致苏熙业神父的书简	(194)
五、何大化1644年的报告	(195)
第三章 附录	(201)
1. 到过河南的耶稣会士名表	(201)
2. 参考书目	(203)
荣振华教授生平及著作目录	(206)
译名对照表	(214)
一、人名	(214)
二、地名	(223)
三、希伯莱文名词	(224)
四、书名、刊名和篇名	(228)